

ONE HUNDRED
FAMOUS CLASSICS
IN CHINA

韓愈集·柳宗元集
歐陽修集·曾覲集

中國
古典名著百部



中国古典名著百部

韩愈集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韩 愈	(1)
上宰相书	(1)
感二鸟赋并序	(4)
送孟东野序	(5)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	(6)
张中丞传后叙	(7)
毛颖传	(9)
送穷文	(10)
贞曜先生墓志铭	(11)
平淮西碑	(12)
鳄鱼文	(15)
柳子厚墓志铭	(16)
柳州罗池庙碑	(18)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19)
石鼎联句诗序	(20)
石鼎联句诗	(21)
子产不毁乡校颂	(23)
论佛骨表	(23)
论今年权停举选状	(25)
上张仆射书	(26)
与孟尚书书	(27)
与于襄阳书	(29)

上兵部李侍郎书	(30)
上考功崔虞部书	(30)
与孟东野书	(32)
与崔群书	(33)
与卫中行书	(34)
答李翊书	(35)
重答翊书	(36)
答张籍书	(37)
重答张籍书	(38)
答李秀才书	(39)
答冯宿书	(40)
答吕医山人书	(40)
答窦秀才书	(41)
答尉迟生书	(42)
答侯继书	(42)
答刘正夫书	(43)
与汝州卢郎中论荐侯喜状	(44)
送许郢州序	(45)
赠崔复州序	(46)
送杨少尹序	(46)
送石处士序	(47)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48)
送董邵南序	(49)
送王埙秀才序	(49)
送齐缙下第序	(50)
送李愿归盘谷序	(51)
送陈秀才彤序	(52)
送高闲上人序	(53)

荆潭唱和诗序	(53)
五箴序	(54)
徐泗濠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	(54)
圯者王承福传	(55)
原 道	(56)
原 毁	(59)
诤臣论	(60)
讳 辨	(62)
进学解	(63)
获麟解	(64)
释 言	(65)
师 说	(67)
伯夷颂	(68)
学生代斋郎议	(68)
杂说三	(69)
杂说四	(70)
读 荀	(70)
读仪礼	(71)
爱直赠李君房别	(71)
祭田横墓文	(72)
祭十二郎文	(72)
荐樊宗师状	(74)
举钱徽自代状	(75)
题哀辞后	(75)
独孤申叔哀辞	(75)
李元宾墓铭	(76)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76)

韩愈

韩愈（七六八——八二四），唐代大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因其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故后人称之为“韩昌黎”。卒谥文，后世称“韩文公”。在文学上，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善诗。有《昌黎先生集》。

上宰相书

正月二十七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伏光范门下再拜，献书相公阁下：

《诗》之序曰：“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其诗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说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长育人材，若大陵之长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见君子，乐且有仪云者，天下美之之辞也。”其三章曰：“既见君子，锡我百朋。”说者曰：“百朋，多之之辞也。言君子既长育人材，又当爵命之，赐之厚禄以宠贵之云尔。”其卒章曰：“泛泛杨舟，载沈载浮，既见君子，我心则休。”说者曰：“载，载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于人才，无所不取。若舟之于物，浮沈皆载之云尔。既见君子。我心则休云者，言若此，则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于人也，既长育之，又当爵命宠贵之，而于其才无所

◆ 中国古典名著百部

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乐，王天下不与存焉。”其一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圣人贤士所极言至论，古今所宜法者也。然则孰能长育天下之人材，将非吾君与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将非吾君与吾相乎？幸今天下无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职，钱谷甲兵之问，不至于庙堂。论道经邦之暇，舍此宜无大者焉。

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而起，孜孜焉亦不为利；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居穷守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亦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诋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官其可怀。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濒于死而益固，得其所者争笑之。忽将弃其旧而新是图，求老农老圃而为师，悼本志之变化，中夜涕泗交颐。虽不足当诗人，孟子之谓，抑长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

抑又闻，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获其所，若已推而内之沟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学圣人之道以修其身，积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毁之，是亦不获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于自弃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宁往告焉，若不得志，则命也，其亦行矣。《洪范》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是皆与善之辞也。抑又闻古之人有自进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之谓也。

抑又闻上之设官制禄，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贵其身也。盖将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

诚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没于利而荣于名也，盖将推己之所餘以济其不足者耳。然则，上之于求人，下之于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尔。苟以是而为心，则上之道不必难其下，下之道不必难其上，可举而举焉，不必让其自举也；可进而进焉，不必廉于自进也。

抑又闻上之化下，得其道，则劝赏不必徬加乎天下而天下从焉，因人之所欲为而遂推之之谓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进者几希矣。主上感伤山林之士有逸遗者，屡诏内外之臣旁求于四海，而其至者盖阙焉。岂其无人乎哉？亦见国家不以非常之道礼之而不来耳。彼之处隐就闲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乐，其体之所安，岂有异于人乎哉？今所以恶衣食，穷体肤，麋鹿之与处，猿狖之与居，固自以其身不能与时从顺俯仰，故甘心自绝而不悔焉。而方闻国家之仕进者，必举于州县，然后升于礼部、吏部，试之以绣绘雕琢之文，考之以声势之逆顺，章句之短长，中其程式者，然后得从下士之列。虽有化俗之方，安边之画，不繇是而稍近，万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响昧昧，惟恐闻于人也。

今若闻有以书进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荐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书于四方，枯槁沉溺魁罔宽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动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来矣。此所谓劝赏不必徬加乎天下而天下从焉者也，因人之所欲为而遂推之之谓者也。伏惟览《诗》、《书》、《孟子》之所指，念育材锡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进自举之罪，思设官制禄之故，以诱致山林逸遗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归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尝所著文，辄采其可者若干首，录在异卷，冀辱赐观焉。干黷尊严，伏地待罪。愈再拜。

感二鸟赋并序

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东归。癸酉，自潼关出，息于河之阴。时始去京师，有不遇时之叹。见行有笼白鸟、白鸛而西者，号于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使使者进于天子。”东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因窃自悲。幸生天下无事时，承先人之遗业，不职干戈耒耜攻守耕获之勤；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己不敢有愧于道，其闲居思念前古当今之故，亦仅志其一二大者焉；选举于有司，与百十人偕进退，曾不得名荐书，齿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鸟也，惟以羽毛之异，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乃反得蒙采擢荐进，光耀如此。故为赋以自悼，且明夫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其辞曰：

五何归乎！吾将既行而后思；诚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从之。出国门而东骛，触白日之隆景；时返顾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过潼关而坐息，窥黄流之奔猛；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惟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徒外饰焉是逞。余生命之湮阨，曾二鸟之不如！汨东西与南北，恒十年而不居；辱饱食其有数，况策名于荐书；时所好之为贤，庸有谓余之非愚！

昔殷之高宗，得良弼于宵寐。孰左右者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及时运之未来，或两求而莫致；虽家到而户说，只以招尤而速累。盖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地下；盍求配于古人，独怊怅于无位！惟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戏。幸年岁之未暮，庶无羡于斯类。

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唯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四时之相推夺，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天将丑其德，莫之顾邪？何为乎不鸣其善鸣者也？

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

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

右，臣伏以今年以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逾慈母，仁过春阳，租赋之间，例皆蠲免，所征至少，所放至多。上恩虽弘，下困犹甚。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涂，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臣愚以为此皆君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

臣窃见陛下怜念黎元，同于赤子，至犯法当戮，犹且宽而有之，况此无辜之人，岂有知而不救？又京师者，四方之腹心，国家之根本，其百姓实宜倍加忧恤。今瑞雪频降，来年必丰。急之则得少而人伤，缓之则事存而利远。伏乞特敕京兆府：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来年蚕麦，庶得少有存立。

臣至陋至愚，无所知识，受恩思效，有见辄言。无任恳款惭惧之至。谨录奏闻。谨奏。

张中丞传后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张巡传》。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缺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

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者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蚘蜂蚁子之援，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以国亡主灭，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矣，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

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其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

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

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

张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围中。籍大历中于和州乌江县见嵩，嵩时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云：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尝见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以试，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巡怒，须髯辄张。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起旋，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与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为兄。死时年四十九。

嵩贞元初死于亳、宋间。或传嵩有田在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州讼理，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

毛颖传

毛颖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东方土，养万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为十二神。尝曰：“吾子孙神明之后，不可与物同，当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孙邈，世传当殷时，居中山，得神仙之术，能匿光使物，窃姮娥，骑蟾蜍入月，其后代遂隐不仕云。居东郭者曰颉，狡而善走，与韩卢争能，卢不及。卢怒，与宋鹊谋而杀之，醢其家。

秦始皇时，蒙将军恬南伐楚，次中山，将大猎以惧楚。召左右庶长与军尉，以《连山》筮之，得天与人文之兆。筮者贺曰：“今日之获，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长须，八窍而趺居，独取其髦，简牍是资，天下同其书，秦其遂兼诸侯乎！”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豪，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秦皇帝使恬赐之汤沐，而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日见亲宠任事。

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又通于当代之务，官府簿书、市井货钱注记，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苏、胡亥、丞相斯、中车府令高，下及国人，无不爱重。又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虽见废弃，终默不泄。惟不喜武士，然见请亦时往。

累拜中书令，与上益狎，上尝呼为中书君。上亲决事，以衡石自程，虽宫人不得立左右，独颖与执烛者常侍，上休方罢。颖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处必偕。上召颖，三人者不待诏辄俱往，上未尝怪焉。

后因进见，上将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谢。上见其发秃，又所摹画不能称上意，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邪？”对曰：“臣所谓尽心者。”因不复召，归封邑，终于管城。

其子孙甚多，散处中国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继父祖业。

太史公曰：“毛氏有两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谓鲁、卫、毛、聃者也，战国时有毛公、毛遂；独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孙最为蕃昌。《春秋》之成，见绝于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将军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无闻。颖始以俘见，卒见任使；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

送穷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结柳作车，缚草为船，载糗糒，牛系轭下，引帆上檣，三揖穷鬼而告之曰：“闻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问所途，窃具船与车，备载糗糒，日吉时良，利行四方，子饭一盂，子啜一觴，携朋挈俦，去故就新，驾尘弭风，与电争先，子无底滞之尤，我有资送之恩，子等有意于行乎？”

屏息潜听，如闻音声，若啸若啼，砉欬嚅嚅。毛发尽竖，竦肩缩颈。疑有而无，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与子居，四十年余。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学子耕，求官与名，惟子是从，不变于初。门神户灵，我叱我呵，包羞诡随，志不在他。子迁有荒，热烁湿蒸，我非其乡，百鬼欺凌。太学四年，朝齎暮盐，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终，未始背汝，心无异谋，口绝行

语，子何听闻，云我当去？是必夫子信谗，有间于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车船，鼻嗅臭香，糗糒可捐。单独一身，谁为朋侪？子苟备知，可数已不？子能尽言，可谓圣智，情状既露，敢不回避。”

主人应之曰：“子以吾为真不知也邪？子之朋侪，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满七除二，各有主张，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转喉触讳，凡可以使吾面目可憎、语言无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穷：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伤害；其次名曰学穷：傲数与名，摘抉杳微，高挹群言，执神之机；又其次曰文穷：不专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时施，只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穷：影与形殊，面丑心妍，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穷：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寔我仇冤。凡此五鬼，为吾五患。饥我寒我，兴讹造讟，能使我迷，人莫能间。朝悔其行，暮已复然。蝇营狗苟，驱去复还。”

言未毕，五鬼相与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徐谓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为，驱我令去，小黠大痴。人生一世，其久几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于时，乃与天通。携持琬琰，易一羊皮；饫于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谁过于予？虽遭斥逐，不忍子疏，谓予不信，请质《诗》《书》。”

主人于是垂头丧气，上手称谢，烧车与船，延之上座。

贞曜先生墓志铭

唐元和九年，岁在甲午，八月己亥，贞曜先生孟氏卒。无子，其配郑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张籍会哭。明日，使以钱如东都，供葬事，诸尝与往来者咸来哭吊，韩氏遂以书告兴元尹故

◆ 中国古典名著百部

相餘庆。

闰月，樊宗师使来吊，告葬期，征铭。愈哭曰：“呜呼！吾尚忍铭吾友也夫！”兴元人以币如孟氏贖，且来商家事。樊子使来速铭，曰：“不则无以掩诸幽。”乃序而铭之。

先生讳郊，字东野。父廷玢，娶裴氏女，而选为昆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鄮、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则见，长而愈寡，涵而揉之，内外完好，色夷气清。可畏而亲。及其为诗，判目鉢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摛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唯其大玩于词，而与世抹杀，人皆劫劫，我独有余。有以后时开先生者，曰：“吾既挤而与之矣，其犹足存邪！”

年几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来集京师，从进士试，既得，即去。间四年，又命来，选为溧阳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郑公尹河南，奏为水陆运从事，试协律郎，亲拜其母于门内，母卒五年，而郑公以节领兴元军，奏其为军参谋，试大理评事。挈其妻行之兴元，次于阆乡，暴疾卒，年六十四。买棺以敛，以二人輿归，鄮、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赠贖而葬之洛阳东其先人墓左，以余财附其家而供祀。

将葬，张籍曰：“先生揭德振华，于古有光，贤者故事有易名，况士哉！如曰贞曜先生，则姓名字行有载，不待讲说而明。”皆曰：“然。”遂用之。

初，先生所与俱学同姓简，于世次为叔父，由给事中观察浙东，曰：“生吾不能举，死吾知恤其家。”铭曰：

于戏贞曜，维执不猗，维出不訾，维卒不施，以昌其诗。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圣子神孙，继继承承于千万年，敬戒不